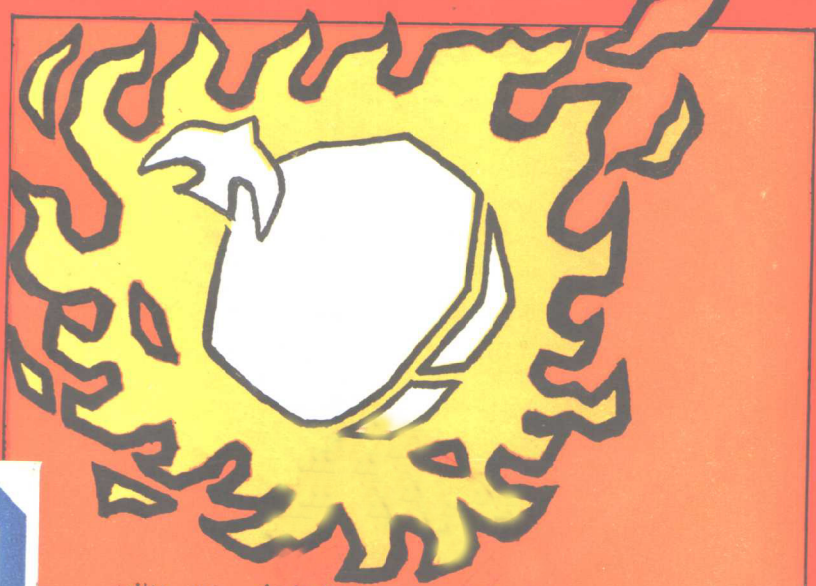


三月風丛书 • 华夏出版社



〔苏〕瓦·布鲁梅尔 阿·拉普申 合著
栗周熊 金铁男 合译

创造奇迹

创造奇迹

〔苏〕瓦·布鲁梅尔 著
亚·拉普申

栗 周 熊
金 铁 男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13 12.01
7

37681

Валерий БРУ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ПШИН
НЕ ИЗМЕНИ СЕБЕ

С.С.С.Р.,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79г. NO. NO.1,2,3

创造奇迹

〔苏〕瓦·布鲁梅尔 著
亚·拉普申

栗周熊 译
金铁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56千字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80053—182—1/I·064

书号: 10484·064 定价: 1.25元

自强不息的楷模 ——代前言

高 昶

六十年代世界体坛上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那就是三次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奥运会冠军瓦·尼·布鲁梅尔。谁料想，一次意外的车祸竟使这位苏联体坛宿将顿时销声匿迹。四年后，这位靠双拐过日子的残疾人，又再度出山，并奇迹般地获得苏联跳高冠军称号。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激动万分地说，他的成功都归功于他的“再生之父”——伊利扎罗夫博士。

纪实小说《创造奇迹》就是以这两位传奇式人物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作者是布鲁梅尔本人和剧作家拉普申。两位主人公是布斯拉耶夫和卡林尼科夫博士。

布斯拉耶夫在车祸中造成严重骨折。在莫斯科就医时又并发了可怕的骨髓炎，几乎被截肢。轻浮的妻子在他最危难的时刻离开了他。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再从事他酷爱的事业，不能再去征服新的高度。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他丧失生活的勇气。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卡林尼科夫博士挽救了他。

卡林尼科夫是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骨科医生。他为了救治骨骼创伤和畸形患者，从战争年代开始就潜心研究一种用特殊器械牵引代替石膏固定的治疗方法。大量的医疗实践经

验和忘寝废食的苦心钻研，终于使他的发明不断取得进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同行们的冷嘲热讽和权威人士的百般诋毁，官僚主义者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他的科研成果推广。治病救人的强烈责任感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为科学献身的坚定信念鼓足了他斗争的勇气。

他冒着很大风险，毅然承担了为布斯拉耶夫接骨的任务。用他发明的新方法给布斯拉耶夫施过手术，安装上牵引器械，当天布斯拉耶夫便下床走路，几个月后断骨顺利愈合了。

卡林尼科夫医治的不仅是病人肉体上的创伤，还有精神上的创伤。他变成布斯拉耶夫推心置腹的良师益友。是他鼓起布斯拉耶夫重返运动场的勇气。在布斯拉耶夫痊愈后第一次参加比赛前，他千里迢迢从偏远地区飞到莫斯科，他坐在教练席上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布斯拉耶夫。布斯拉耶夫深知自己面前的横杆对他们两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于是他拿出双倍的勇气，奋力拼搏，凌空一跃，成功了！

他们之所以创造出奇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渝，不屈从命运的安排，锲而不舍，自强不息，为追求人生的目标而顽强奋斗。

这部小说的结构也别开生面，故事分两条线展开，各自独立成章，又相互穿插，相映成趣，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给亿万青年以巨大鼓舞力量。我们相信，这部以保尔故乡的一代新人为楷模的纪实小说，将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重面给广大读者以有益的启示，激励大家坚定自己的信念，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努力奋斗，勇往直前。

布斯拉耶夫

……松软的雪没及膝盖，我跑在所有人的后面。我想：现在哪怕能超过一个人，那就是个好兆头，我再不会得胃炎了，再不会得这该死的胃灼热了……于是我竭尽全力追赶，可是同伴们结实的脊背依旧在我前边晃动。

我拖着身子跟在后面，这时只觉得顺着食道往上升起一股令人恶心的灼痛。我这个十六岁出头的小伙子，经过这么一训练，看起来足有二十岁了。

现在只有一点，那就是忍耐。只能这样，不然就还会去喝咸肉白菜汤。十岁时(取消票证刚过两年半)我象只饿狼，大口大口地喝这种酸菜汤，生怕别人抢走我的(虽然谁也不会抢)。我们一家人围着饭桌坐好，我、两个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和奶奶，一切都按年龄和功劳大小分配。母亲是个缮写员，按旧币制每月挣六百五十卢布。父亲是个矿业工程师，每月挣一千八百卢布。祖母把她的一百五十卢布退休金也加了进来。折合新币二百六十个卢布，要养活七口人，而且其中有四个人吃闲饭。后来报上突然登了我的事迹(我跳过一米六十，胜过了所有的对手)，妈妈才开始多给我一块肉吃。我是躲着爸爸和哥哥偷偷吃肉，我吃得又快又贪婪。我现在差不多也是这么吃……

跑到九千米，我的胃灼热减轻了。剩下还得跑四分之一

的路程，然后休息十分钟，再举一个半小时杠铃，轻松地打上半小时篮球，最后全力跑十次二百米。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有一次，矮胖教练阿别萨洛莫夫叫醒我说：

“你要走，我不强留。但是，只有能坚持住的人才能有成就。”

十项全能是田径运动中最厉害的项目。我正是在向阿别萨洛莫夫学十项全能。

所有的训练他都经过周密的考虑。运动场上的项目安排得很单调，弄得我们疲惫不堪，阿别萨洛莫夫便突然把我们带到野外去。在采砂场的斜坡上抢实心球。往三十米高的树顶爬几次，看谁爬得快。我们分成两人一组，长时间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双手抓住树枝吊起来，或者象原始人那样，举起光秃的大块石头，然后再抛出去，一练就是半小时，一直到双手发酸为止。我们教练的主意多得很。

可是我总觉得，我的运动量同其他人比较起来还是小得可怜。譬如说，体重一百公斤、身高两米的库兹缅科，这位欧洲纪录创造者，把这类训练只不过当作准备活动而已。当我练完了，神智恍惚地勉强向存衣处走去时，他这时才开始作十项全能的基本科目训练。其他人的训练负荷比我大一两倍，可是他们承受起来却轻而易举。我自我开脱，认为他们有些人是二十三岁，有些人是二十八岁，而我才十六岁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苏联国家队的运动员，其中一半是奥运会选手，而我什么也不是。我认为阿别萨洛莫夫是拿我当试验品。当成一只做试验的家兔，看最后是死是活？如果能活下来，那就看看，这个小伙子能有什么出息。

逞强好胜……我只有靠它才能活下来。每次跑步，我忍着

胃炎的疼痛，一瘸一跛地尽力跟在这些名手后面。我曾盲目地相信，他们不论谁也比不上我。有朝一日，我要向大家证明这一点，向全世界证明……我一定要证明，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我老早就有了这个抱负。小时候我常挨别人打。他们欺负我这个又高又瘦的孩子，把我逼到墙根，又打头，又打脸。几个喽罗打，通常有个比我们大两三岁叫“麻子”的男孩，在一旁观战。

有一回他可怜我了，

“行了！让他把这个给他妈拿回去吧！”

这群小喽罗松了口气散开来，把我放了。我挣扎着，慢慢地、摇摇晃晃地走了。麻子在我身后说：

“下回他就得服服贴贴听我们使唤了。”

我累得连哭都哭不出来了。走了三十来米后，便一下子坐到地上，浑身发抖，开始吐出带血的唾沫。天下着雪，稀疏的雪花笼罩着我们这个被炸成废墟的小城。当时战后第五个年头已近尾声了。

我依旧坐在地上，使劲儿把手张开。手里攥的是浅灰色的酵母，他们要抢走这些酵母。这是我为妈妈偷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总会越来越好的。”我经常教育自己要这样来对待生活。后来，我读了圣经，又知道了另一个信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不赞成这个观点，过几年后，我把这句名言改为：“虽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但归根结底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创造生活。”

有一次，沃罗别依（他姓沃罗比约夫）请我到餐馆去吃饭。我在阿别萨洛莫夫手下训练了一个多月，认识人很少。这倒不是我不想交往，而是除了训练、吃饭、酣睡，简直再没有精

力干其他的事了。沃罗别依已经是五项全能的国家队员。他的邀请使我感到意外。

“七点钟到阿斯托里雅餐馆去吧！”

“干什么？”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我们庆祝一下！”

我说：

“七点合适。我九点上床睡觉。”

沃罗别依笑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

“你别练得太过火了。阿别萨洛莫夫已经把一个人象你一样的人送进医院去了。”

“那你呢？”

“我习惯了。再说我年岁大些。”

他二十三岁，善于和别人交往，对人慷慨大方。他请我上餐馆是为了让我稍微增加点营养。后来他不止一次这样做，可是从来不使我为难，做得非常策略。每次好象都是逢场作戏。

以后很多年我同沃罗别依一直是好朋友，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友情，没有忘记他在困难时期对我的帮助。

沃罗别依得到了海燕运动协会的奖学金。阿别萨洛莫夫把我安排在油脂联合工厂作指导员。当时连买双短袜我都不敢动用我自己的工资。所有的钱都用来付伙食费、治胃溃疡。

我想使自己由弱者变为强者，这远比吃饱肚皮重要得多。因此，对我来说，从十岁起，除了参加运动，没有任何别的前途。

我作过许多尝试：滑冰，滑雪，篮球，体操，射击，游泳……哪一项对我也不适合，样样使我失望。我迫不及待地

要立即拿出成绩来。我不知道身体的力量也正象精神力量一样是逐年渐渐积累起来的。每天我都在镜子前竭力挺起那孩子般瘦弱的胸脯，弯起象麻杆似的胳膊，想要绷起肌肉，可是找不出任何变化。

可突然，体育课上我一下子跳过了一米二十高的绳子。这完全意想不到。我这个瘦弱的五年级学生，竟然毫不费力地跳过比我年龄大的孩子都无法跳过去的高度。

于是一下子全都确定下来了。跳高！……

一年以后，我跳过一米三十。又过半年跳过一米五十。十四岁上我跳过一米六十（市中学生最优秀成绩）。十五岁上跳过一米七五。十六岁上跳过一米九五。十六岁半上越过两米大关。运动健将！

于是我全力以赴投入训练，训练日益加强，占据了我全部身心。

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哈尔科夫体育学院。真可惜，在这前一年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关于在中学高年级、中专和高校取消训练工资”的决定。这对我家来说绝非小事一桩……

在哈尔科夫参加第一次训练，我立刻意识到，在这里我肯定会毁掉的……光线昏暗，大厅的空间有限，以及无师自通的教练……这是一座坟墓！应当尽快离开这里……

我就这么办了。第二天坐上火车到里沃夫，到了阿别萨洛莫夫教练那里，他有自己一套训练方法。

这事还真成了。阿别萨洛莫夫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东西，把我吸收到他的队里。他把我临时安置在油脂联合工厂里，直到我的档案材料从哈尔科夫寄来为止。在这之后，我应当成为里沃夫体育学院一名学生。阿别萨洛莫夫在那里任田径教

研室主任。当一名大学生我就不会同油脂联合工厂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住在一起了，而是住到很象样的宿舍里。除此之外，我还能从海燕协会得到二百卢布。这样的收入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可是我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寄来，于是我省吃俭用，继续在有轨电车上坐“蹭车”，穿着破鞋，穿着短小的秋大衣……

在餐馆里，沃罗别依同两个姑娘坐着。她们都十八九岁。她们的年岁一点也不使我难为情。我知道，我看上去显得大些。另一件事却使我感到苦恼：左腋下露着我用普通针线缝补的绒线衫，鞋上系的是不同颜色的鞋带。为了摆脱尴尬局面，我立刻摆出无拘无束的样子。

那位金发姑娘叫拉娅。我对她说：

“你长得不错呀！”

另一个姑娘叫加莉娅。我毫不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她，什么也不说，赞赏地晃着头。姑娘们交换一下眼色，扑哧一笑。拉娅问：

“你常这样看姑娘吗？”

“不常这样，”我不以为然地回答。

沃罗别依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随机应变，放下菜单不再看了。我对他说：

“给我随便来个汤，几块肉和一杯牛乳酒。”

他指着姑娘们说：

“她们可是喝甜酒的。”

“好样的，”我夸奖说：“我不喝。”

沃罗别依向我提议说：

“要是你愿意，你可以追那个金发姑娘。”

我想到十个人住一间的宿舍，想到自己那件短小寒酸的大衣，还得穿着它同姑娘逛大街，便说：

“我喜欢那个。”

“不，”沃罗别依摇着头说：“我本人爱她。”

我想了想，说：

“不行。若是女人我不中意，我就不爱。”

“好家伙！”沃罗别依好奇地瞥了我一眼。“你交过女朋友吗？”

“当然了！”

我从餐馆里跑了出来。第二天我向沃罗别依解释，说我当时不太舒服。

在阿别萨洛莫夫那里上了半年课后，我收到一封信，邀请我参加国家冬季冠军赛。我把信拿给教练看，问道：

“为什么邀请我去？”

“不知道，”教练耸了耸肩。“也许看你很有前途。”

我从阿别萨洛莫夫话中感到他有点懊丧。

“你去吗？”

“不太想去，”我撒谎说。“是不是也可以去开开眼界？”

阿别萨洛莫夫紧皱眉头看着我。

“好了。你有点疲倦了。顺便也可以休息四五天。”

全苏田径冬季冠军赛在莫斯科举行。我还没去过首都。下了火车，我走到车站前的广场，立刻感到了都市生活的特殊节奏和气息，一下子产生在这里住下来的念头……

我的对手是全苏两次冠军获得者加比泽和欧洲纪录创造者卡尔塔诺夫。

虽然我逞强好胜，可是有时我还是能够理智地考虑问题。

对这种比赛我不抱什么希望。“为时尚早。还太早。”尽管这么想，可是心里依然憋得慌，使我不得安宁……

田径运动馆很大，回声震耳欲聋。喧闹的观众，扩音器里评论员的声音，参赛者的强大阵容和他们引人注目的运动服，所有这一切开始给我以很大压力。我从来还没有在这种庄严场合下参加过比赛。

在预赛那天，我头一回觉得有了力争取胜的念头。虽然心里想了好多次，现在才突然感到这是可以实现的了。我观察了我的几个对手，意外地发现，他们的竞技状态原来都不怎么好。都显得睡眠惺忪，萎靡不振，好象几天没吃饭似的。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连跳一米八十都很吃力。这使我很高兴，心想：“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了。”

我知道，在这之前他们在国外参加了一系列艰苦的比赛。

“跳过他们！”我立即对自己下命令。“就在这里！在莫斯科！跳过他们！”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对手们的疲劳和精神涣散完全是假象。只是后来我才清楚，他们一边调整助跑，查看地面情况，与此同时在保存体力，顺便迷惑一下象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跳过了规定的高度，都是第三次才跳过去，好象是尽了最大的可能。

我振作精神，积聚力量，努力争取第一次试跳就拿下来。可是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向我这边连看都不看一眼。

“他们在装呢，”我想。“装得倒挺象哩！”

在规定试跳之后，我心里突然感到十分疲倦。“你顺便休息休息，”我苦笑了一下，想起了阿别萨洛莫夫临别的赠言。

我整夜没睡，第二天参加比赛时头脑直发沉。

我换完衣服，跟着其他的人走进运动场，开始作准备活动。我克服着身体的不适，慢步跑了一千来米。停滞的血液开始流动起来了，我感觉有点轻松了。倦意顿时烟消云散。我偶然听到有人嘁嘁喳喳：

“你们看这个新星！他恐怕会超过你们的。”

这话是对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说的。他俩终于向我这边看了看。可是怎么看的呢？他们用嘲弄的目光扫了一眼，对我根本不屑一顾。

我强令自己压住火气，坐在长凳上试图静静地琢磨一下：“五年半的大运动量训练，花的力气可不小……这些名流，我可不放在眼里！本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我站起来，往已经暖和过来的身子套上毛运动衫（这是唯一的一件珍贵的衣服），然后随便走动一下。

我的体力实际上比其他对手强。我也许是第一个不害怕举杠铃的跳高运动员。况且，我训练程度的好坏不是依据横杆的高度，而是依据公斤数来测定的。我十六岁半能挺举一百四十公斤，推举一百一十公斤。这个重量不算小了。在我的同行中盛行这样一种观点：跳高运动员练举重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使人身体变得粗笨，肌肉变得僵硬，而作为一个跳高运动员应当象蝰蝰儿一样灵活而且有爆发力。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在实践中常常感觉到，只有通过力量才能达到灵活。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颖悟的人，但我往往不乏小聪明，一贯坚信自己的看法。

比赛开始了。

我的第一个教练是一位链球专家，他对跳高技术只有一

般的研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训练我制动蹬跳。是谁发明的这种训练方法，不得而知。据说，有个叫利普茨基的对这个方法作过学位论文答辩。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当助跑到最后一步时，在蹬跳之前，要尽力向前伸出摆动腿，给自己的动作来个制动，同时把身子转为(依靠制动)向上。那就是说，制动得越好，就会跳得越高！后来我知道，一切都该反过来作：在起跳前两步内要使肩向前，而不是向后。我还发现这样一些重要细节：把摆动腿的张力在瞬息之间传递到蹬踏脚，助跑不是靠脚尖，而是靠整个脚掌，为的是自始至终对地面有感觉。

从一米九十起跳。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放过去不跳。我力求成为注意的中心，力求和他们对等，于是向裁判宣布，我也免跳。后来横杆升到一米九五。我的主要对手——我引以为荣地这么想——对这个高度也没有反应。我稍稍有些发慌，但马上冷静下来——已经把我第二次免跳的分数情况写进纪录。与此同时，一个裁判问道：

“年轻人，您未免太自信了吧？”

我没有回答他。

观众活跃起来，都注意看着我。有人用手向我这边指着，这使我很高兴。如果他们把两米这个高度也放过去，我跟着，奉陪到底。

结局会怎样，已经无须考虑了。我好象加入了狂热的赌博，下了赌注。我感兴趣的不是结局，而是过程本身！

横杆升到两米。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从凳子上站起来。

“啊哈！”我看出来了。“你们也挺不住了！”

除了我们三个人，杆前还剩下六个选手。两个人第一次试

跳就跳过了规定的高度。其他人均告失败。该轮到我了。

我果断地走到起跑点，心里没有任何准备便向前冲去，膝盖明显地碰了横杆。当我爬出泡沫塑料沙坑后，见到一些人讥笑的目光。

“让他们笑吧！”我心想，“反正我会跳过去的！”

起初是卡尔塔诺夫，后来是加比泽突然很轻松地第一次试跳就跳过了这个高度。看台上传来的掌声使我感到很刺耳。

在第二次试跳之前，我闭上眼睛站了几秒钟。

“力争成功！”我提醒自己。“只能成功！注意制动，要做好制动！”

我一下子向横杆猛跑过去。横杆好象一下升高了，好象有股力量把我推开。从我迈出头两步就有这种感觉。我突然停下来，迟钝地凝视着横杆有几秒钟的工夫，然后我一下子把横杆摘了下来，平着推掉。于是口哨声四起。

我谁也没看就回到了座位上。从大厅里的反应来看，我明白，观众中谁也不把我的这一举动太当一回事。口哨声是宽容和善意的。

晚上，国家集训队跳高主教练斯卡奇科夫突然出现在旅馆。他把我叫到酒吧间去喝咖啡。

一开始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伤心。然后他详细地问我住在哪儿，跟谁学什么，往后准备做什么，最后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在莫斯科学习，接受他的训练。

“我的情况您在比赛中都看见了！”我冒然说。

斯卡奇科夫回答：

“这个成绩不是标志。主要看发展前途。”他笑了。“请恕我直言，你不过是技术上欠缺而已。”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先回去，过一个半月斯卡奇科夫调我去全苏集训队。

我回到阿别萨洛莫夫那里去等候调令，但我心里也有所准备，因为这事也会突然落空。我不敢相信机遇，因为最担心的是异想天开。我知道，并且阿别萨洛莫夫对我说过，精神上的训练比身体训练更为重要，因此得经常锻炼自己的精神意志。我为了增加负荷，开始力求向库兹缅科看齐。训练后，我不急于离开运动场，而留下来掷链球，推铅球，练撑杆跳，我的肌肉一天天地能适应这种劳累了。可是有一回我心痛起来。

库兹缅科这个好心肠的壮汉不喜欢懒汉。二十八岁上他就创造了欧洲纪录，是十项全能的国家强手。他完全没有虚荣心，他在这方面跟我不一样。

“一切奖章、吹捧的文章和照片都是胡扯，”库兹缅科说：“那是给太太小姐们看的。”

有一次，他悄悄对我说：

“我要在自己身上做个试验，看看我们有个极限没有，明白吗？”

关于心痛的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并且第二天我就有意识地试了一下越野跑。没事儿！训练坚持到最后，一切都正常。但睡前又觉得心脏不舒服。“没关系！”我在自我安慰。“这不过是一般的神经衰弱，没什么！”

早晨医生们说：

“这是训练过多的一般症状。没有必要住院，但运动量要减小。”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调令来了，正式调我到全苏田径队